

《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中的在世存有者

吳瑞珠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內容摘要：2001 年出版的《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共三冊，計收錄李震教授 500 首詩作，內容橫跨半個多世紀時空中的人、地、物。若綜觀其內容則可領會作者重視人性以及在各種處境中觀察個人存在情境的描繪，展現了作者個人的生命情調，也充滿了存在主義的意蘊。該詩集雖非哲學作品，但卻延續了作者形上學的基本精神調性，注意到為解決人的問題與其他與人有關問題的原理原則的追問。其中包括了人的根源、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以及與大自然的關係乃至於與終極存有的關係等等，無不一一在詩作中成為主題。

本文將依詩作內容就作者對「存在」的描述，加以理解分析，並對作者關注的「此有」(Dasein) 本質所展現出存在的可能性這個論點上，指出原本隸屬於「此有」，對於他者的關愛與對世界的關切，事實上就是在世存有者最大的使命與誠命。

關鍵詞：永恆、此有、在世存有者、流移、關切

壹、前言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¹，說明了「詩」的功能，而詩作藉由明喻及隱喻的描述方式，對於作者心境與讀者理解之間的交融，要比其他以文字型式表現的作品，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產生更大的張力也可以有更寬廣的想像空間。《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共 3 冊，收錄李震教授 500 首詩作，截至本年（2009 年）為止，在其主要的 45 冊著作中²，是相當特殊的一套出版品。李震教授說「雖然我不是詩人，……只緣於在靈心的詩裏，

¹ 《論語》陽貨。

² 詳見【附件一】「李震教授著作目錄」（1962-2008）。

我纔能網住那一片雲，……將我靈魂深處的灰塵掃除，只留下一身出世的悠閒」³，
他進一步在詩跋⁴中更清晰的說明寫詩的情況及目的：

不記得何時開始寫詩

只記得開始寫詩的時候

也不知道怎樣去寫

然後，逐漸發現

為甚麼要寫

祇不過是：

當那一點點神秘的靈感閃動

將心中的思、覺與領會

藉清晰、樸實及笨拙的文字

編織一張熱情、真愛的網

去欣賞、捕捉、擁抱每一剎那的生命

讓那些接引的手帶領

遠離老家的遊子

追尋永恆若隱若現的光輝

³ 李震：《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三），台北：魔豆文化有限公司，2001，頁44，〈小詩〉。
以下引詩集之文，概以（詩集三：384：44）代表《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第三冊，第384首，頁44。

⁴ （詩集三：500：323-325），〈詩跋〉。

從不記得一首詩完成的那一剎

緊要的是在每一個稍縱即逝的剎那

透過超越的心境與眼神

去尋覓永恆的足跡

.....

在詩集中「剎那」與「永恆」是兩個不斷涌現的重要概念，李震教授將之定調為每一個具體個別的人都可以（曾）擁有的生命經驗與渴望，在經歷無數「剎那」的遊子生命中，意義何在？如何才是完美？有沒有一個原理、原則，或者說「道理」可以遵循？人生之「道」有點像老子《道德經》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凡是可以被言說的「道」，都不是真正的恆常大道（自然法則、定律）。雖然難以言明，可是孔子卻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⁵，接著又說「朝聞道夕死可也」⁶，「士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⁷等等；這又顯示出「道」是每一個人在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甚至重於世間所有偶然之物。這正可以看出中國人對「道」的重視，於是將「天道」與「人道」貫通，誠如《易經》中所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⁸，《中庸》更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主張，指出了「道」在人生中不可須臾離的情形。這個「道」對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就是他們稱為「神」或「上帝、天主」的存有，「上帝提供了生命的意義。因為上帝、所有每一件事有了皈依，上帝是道德的根源與物理世界的主宰。……宗教生活是最佳人生，生活的美好在於與上帝諸神建立關係。人需要上帝才能找到生活最高意義，和宇宙定位以為人生行為的方針。上帝是人發展方向和道德根源，也是『真實自我』*true self, deep self*的追尋」。⁹李震教授在《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清晰、樸實的展現出他人生中的追尋足跡，點出有限的人生以真誠靈魂奔向永恆的信念。

⁵ 《論語》里仁。

⁶ 《論語》里仁。

⁷ 《論語》衛靈公。

⁸ 見《易經》說卦傳。

⁹ Peter K. McInerney 著，林逢祺譯，*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哲學概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0，頁 174-175。

貳、閱讀《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

《永恆的追尋——抱無詩集》500 首的詩作，概可按李震教授在「詩跋」中所述，區分成三大類：

- 一、心中所思——包括作者年少立志，思鄉之情，關心民族、國家之作。
- 二、心中所覺——為作者存在之感受。
- 三、心所領會——作者頌揚上主之詩。

閱讀李震教授的詩，如能理解其生命在時間序列及歷史事件中「流移」¹⁰的經驗，以及他在哲學研究工作關注的重點，將更能掌握其思、覺的內涵。因此，本文擬由三個角度：即「流移」的在世存有者，「關切」的在世存有者，以及「追尋永恆」的在世存有者，分別說明李震教授在《詩集》中所顯露的生命情調，並對作者關切的「此有」(Dasein)¹¹本質，展現在存在的可能性這個論點上，指出原本隸屬於

¹⁰ 「流移」Diaspora，源自於討論猶太民族的歷史流徙（參閱：Chaim Gvati 著，何大明譯：《以色列移民與開發百年史(1880-1980)》，北京：中西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Chinese diaspora 在學界使用於對全球華人移民的研究（Cf. Ling-chi Wang & Gungwu Wang,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彥寧則以「中國流亡」譯之（參閱：趙彥寧：〈帶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6，2001，頁 37-83。）。此處之「流移」援用郭文般、王志弘博士指導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張傳聖：〈1950-60 年代台灣天主教聖職人員的日常生活經驗研究〉，2003，頁 17 中所述之「在中國共產黨的建國革命中，中國天主教開始了宗教人士的流移，事實上是出現一種社會關係與邊界的破裂之後，在碎裂的國族國家隙縫中的逃逸……」概念。

¹¹ 「此有」(Dasein) 是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在他的著作《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Being and Time* 中提出的哲學概念，它由 da (此時此地) 和 sein (存在、是) 兩部分組成。此有 (Dasein) 並非以額外方式擁有某種能力的現前之物，此有原初便是存有的可能性，是其所是，且以其本身就是可能性的方式是之。存有的可能性是此有的本質，而這點隸屬於他對於他者的關愛與其對世界的關切。（Cf.,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SCM press Ltd., 1962, p.183）。「此有」的存有特徵是「理解存有」，而另一本質特徵是「在世界的存有」。所以「此有」最初所理解的是它的「世界」，即它的環境，以及「世界」中的形形色色。應該如何去理解「此有」？海德格認為「『此有』只能從它的『存在』去理解它自己，『存在』就是『此有』成為自己或不成為自己的可能性」。（參見：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89-90。《Being and Time》，p.32, "Understanding of Being is itself a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of Dasein's Being." & p.33, "Dasein always understands itself in terms of its existence-in terms of a possibility of itself: to be itself or not itself."）。此處藉之說明李震教授在討論「存有」與「本質」這兩個最普遍的觀念時，認為「存在脫離存有，便不能完成；存在沒有本質，便會失去內容。」的觀點。（參見：《由存在到永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2。）

「此有」，對於他者的關愛與對世界的關切，事實上就是在世存有者最大的使命與誠命。

參、「流移」的在世存有者

年少的李震對生命滿懷雄心，曾有許多的「假使」，他說「假使我有一隻學者的筆，我將寫出真誠的心跡；假使我有一隻畫家的筆，我將畫出宇宙的光輝；假使我有一隻詩人的筆，我將歌頌人性的尊嚴」¹²，為了讓真理的火炬永遠放射光芒，可以「披上正義的甲；拾起熱情的劍……」¹³，在人類存在的悲劇性¹⁴裡，他勇敢而堅定的說「我要登高吶喊，不怕熱嘲冷譏……我要放聲大哭，不惜熱淚，感動麻木的人……」¹⁵。在離開故鄉天津遠赴羅馬的歲月裡，與許多來自「中國流亡」的年輕遊子一樣，對故鄉與親人有著濃烈的思念，「那灰色的一年……那灰色的七月裡……我吞下了媽媽的餃子和淚，也吞下了走遍地角天涯，再也找不到的愛」¹⁶、「風淒淒，夜冰冷，我不敢抬頭望月，怕的是思故鄉……」¹⁷，而去國 20 年後，雖已到一個同是華人的環境—台灣，當「遙望著遠山巔上繚繞的雲」，仍心繫著「老家破屋頂上靜靜的炊煙」¹⁸，這種與親人與故鄉不能分離的臍帶之情，至大陸開放後舒解了他「五十年代的悲苦」¹⁹，但也因而使得他對人生的聚散無常的常態，展現出生命真實的體認²⁰，半個世紀的漂泊歲月，得以凝結在〈靜與默〉無言的平靜當中。²¹

在「流移」的 50 年經歷裡，從年少輕狂到從心所欲，對民族的情感始終真摯而熱切，他堅信中國是一條「龍」，「在二十世紀的狂風暴雨中感到徬徨與疲倦的龍，在苦難中呻吟，在尋求新生的希望，在泥沼中徘徊，祈望攀登光明之岸」²²，對兩

¹² （詩集一：7：11-12），〈假使〉。

¹³ （詩集一：4：14-15），〈真理的騎士〉。

¹⁴ 見李震，《憂患與超昇》，台北：輔仁大學出版，1985，頁 73。

¹⁵ （詩集一：53：81），〈我要〉。

¹⁶ （詩集二：193：53-54），〈餃子和淚〉。

¹⁷ （詩集一：111：179-180），〈寒夜〉。

¹⁸ （詩集一：136：248），〈炊煙〉。

¹⁹ （詩集二：235：125-126），〈去故都的路上〉。

²⁰ （詩集三：395：66-67），〈看雲有感〉。

²¹ （詩集三：498：321），〈靜與默〉，「一封家書，一通電話，心與心相印，情繫千萬里，多少關懷，多少疼惜，盡在不言中，何愁多別離」。

²² （詩集一：153：283-287），〈龍〉。

岸緊張的局勢則殷切的獻上〈解脫〉²³之道，為太多在流浪的中國人祈禱²⁴，並指出赤色中國是一個〈死靈魂〉²⁵，絕不可能有任何機會。經歷 40 年後「撫今日蒼蒼白髮...抖不掉的悲情……前瞻未來，在此生僅有的歲月，奉獻卑微的心與力，使人間少一些仇恨，少一些爭鬥，多一點寬恕，多一點包容，多一點愛的共融」²⁶，這樣的心願延續至 10 年後的今天，仍是李震教授的〈夢景〉，他要「在祖國的原野上，奔馳，那麼遼闊，那麼古老，將福音的種子撒下，待春風飄落時，看天父的大愛，將喜樂與安慰，送給苦難的同胞」。²⁷

肆、「關切」的在世存有者

用「關切」一詞，主要在說明李震教授以一位具「流移」經驗的學者以及擁有神職身份者，如何思考與世界的關係。如同海德格所言「『此有』與『在世』不可分離：它並非孤獨的存有，並不是可以任意與世界發生關係或不發生關係，而是必然的與世界發生關係」²⁸，又說「與世界的必然關係之一是『關切』Besorgen；concern²⁹，此有在世界裡面始終有一些事要做，要造成什麼東西，要照顧，要應用、捨棄、諦視什麼東西，這稱之為『關切』」³⁰，他認為「每一『此有』周圍的實際情形，都可以稱之為『現實性』Faktizität；Dasein's facticity，一方面指存有者的『在世存有』

²³ (詩集二：330：268)，〈解脫〉。

²⁴ (詩集三：379：28-29)，〈問天〉。

²⁵ (詩集三：385：45-47)，〈死靈魂〉。

²⁶ (詩集三：410：94-96)，〈七十憶往〉。

²⁷ (詩集三：370：18)，〈夢景〉。

²⁸ 參閱：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94。

²⁹ Cf.,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SCM press Ltd., 1962, p.83, "The term 'concern' has, in the first instance, its colloquial signification, and can mean to carry out something, to get it done, to straighten it out. It can also mean to 'provide oneself with something' we use the expression with still another characteristic turn of phrase when we say 'I am concerned for the success of the undertaking.' Here 'concern' means something like apprehensiveness. In contrast to these colloquial ontical significations, the expression 'concern' will be us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as an ontological term for an *existentiale* and will designate the Being of possible way of Being-in-the-world." 又譯者註 1 說明如右：海德格的 'Besorgen' 有特殊的意義與一般習慣上的用語有所區分，以 'concern' 譯之，不是與「我關心你」或「我所在意的」的一般用語完全貼合，主要的意思是指那些與我們本身，由我們執行或我們所獲得的事物的活動有關。

³⁰ 全註 27。

Being-in-the-world；另一方面也表示它和它存在世界中所遭遇到的存有者的之間休戚相關，『此有』必然的是『在世存有』，所以它不能脫離現實性。」³¹

在傳統形上學中「『存有』與『本質』皆為普遍的觀念，然而這些觀念實得自最具體的經驗現實，一方面以最具體的客觀現實為基礎，一方面自身包括理解性最易為理性主體所認知，因此這些基本觀念不是純主觀的，也不是純客觀的，實是主體認知與客觀的現實的合一」，「存在脫離存有，便不能完成；存在沒有本質便會失去內容」。³²「在世存有」是「存在」概念，就具體個別的人的存在，進一步的討論方式，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主張「存在先於本質」，認為人的存在完全由個人所形塑，全憑個人來創造。存在主義的先驅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將「存在」定義為一個只能適用與於個人的概念，是有理知、有情感的存有者自己的生活過程，人乃是獨特的「存在者」，是「有限與無限、時間與永恆」的結合，人在存在的境域中無可避免的與空無、憂懼、絕望相遇。因此，人的存在最需關切的就是「闡明存在」、「實現存在」以及最終與「絕對者」的相遇³³。人與上帝的關係即宗教的體驗，不在集體而在個人，如果一個人心理找不到上帝的存在，則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祂³⁴；反之，有些哲學家，則以消極地宣稱上帝已死，獲得人存在的自主性，還有一些不屬信仰的哲學家則主張，人應活出格調，強調人是自由的。誠如鄔昆如教授所言「每個存在主義學者，都是球面上的一點（個人的）」³⁵，他們以不同的關切來表達「存在先於本質」的概念，相信人在存在的現實中藉由選擇而擁有自由。同時人以「在世存有」者的姿態，衝破時間在永恆境界中由「共同存有」Mitsein；Being-with（與別人休戚與共的存在）中認識自己，而「變成」為帶有創造性的存在。

對比這些存在主義的哲學家，李震教授「關切」什麼？由《詩集》內容至少可以綜合出 3 個方向：

³¹ 參見：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94，以及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SCM press Ltd., 1962, p.84, "Because Being-in-the-world belongs essentially to Dasein, its Being toward the world is essentially concern."

³² 李震：《由存在到永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1-2。

³³ 參見：鄔昆如：《存在主義真象》，台北：幼獅，1975，頁 1-46；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36-37。

³⁴ 鄔昆如：《存在主義真象》，台北：幼獅，1975，頁 27。

³⁵ 全註 32，頁 29。

一、人的存在終向

人是怎樣的存在？李震教授仔細的描繪出一幅〈人的畫像〉³⁶：

以生命之氣凝結了泥土
上帝親手完成了第一個人
人類之父
活力包藏著善良與智慧
還有一份扔不掉的孤獨
當他第一次自夢中醒來
發現身邊多了兩隻女人的眼睛
誰知道是禍是福
人在白雲流水中開始認識自己
也開始不安於平淡的生存
不安於自己的有限
不安產生苦悶
苦悶使人忘記上帝的叮囑
摘下人間凡果
企圖脫胎換骨
與上帝爭長短
卻失落了自己原來的面目

³⁶ （詩集一：134：241-242），〈人的畫像〉。

智慧爆出了欺詐

善良變為可憐的怯懦

上帝只好將痛苦撒在人間

痛苦卻給人帶來了復生的機緣

使人懷著謙卑的心

接受一項不變的真理

人是上帝手中的一撮灰土

而這「一撮掩埋著卑鄙自私與奴性的塵土」³⁷如何能找到通往天國（永恆）的道路？顯然接受痛苦的經驗、體認「孤獨」、意識到「矛盾的動物」³⁸的存在狀態，續而闡明人只是一個屬於「可怕的」³⁹時間中的存有者的實存狀況，如果人無法接受這樣的存在，人生也只能是一齣〈末日的悲哀〉⁴⁰鬧劇。雖然存在是命定的，但是人的本質卻是自由的，李震教授認為這樣的自由來自於能「活著」，他說「活著真好，活著才能長大，才能思考，才能追求完美，抱著對永恆的渴望」⁴¹，而活著要「活得有尊嚴，有意義和價值，……活得像個人，為了活得像個人，要心中常有愛，並不惜付出愛的熱情，去陪伴別人，向永恆的大愛飛騰」⁴²，這些都是存在的意義，

.....

存在的意義

必須超越時間

追尋永恆

³⁷（詩集一：84：74），〈人〉。

³⁸（詩集三：421：155-157），〈矛盾的動物〉。

³⁹（詩集二：204：67-68），〈可怕的時光〉，「……在時間的洪流裏，歡樂不常駐，憂愁也不永遠停留，如果抓不住剎那的意義，人生的盡頭，只是一把空白」

⁴⁰（詩集二：198：60-61），〈末日的悲哀〉，「……我知道，你為何焦慮，為何怯懦，在你的眼睛裡，找不到永恆的影子，只有失望的留戀，因為剎那已經不多」

⁴¹（詩集三：424：163-165），〈再論活著真好〉。

⁴²（詩集三：423：161-162），〈活著真好〉。

超越空間

追尋無限的存有或天道

超越痛苦與死亡

投入那懷有永生的

自有的

永在的

無盡大愛的懷抱⁴³

而這也是李震教授「關切」的人存在的終向，他堅信〈人性〉中總有「天主永恆的傑作」⁴⁴，人可以藉由愛，在「存在與不存在凝合時」⁴⁵彰顯出人的終向。

二、對無神與有神的選擇

李震教授在其代表作《人與上帝》（卷三），對中國無神主義的研究頗為深入，他由先秦哲學開始，至當代唐君毅（1909-1978）的人本主義對中國國哲學思想史中的主張與無神主義思想加以比較說明。（卷四）則進入有神論的討論，他藉「探討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奧斯定、多瑪斯、巴斯卡、祈克果、杜斯妥也夫斯基、馬賽爾等哲學家談他們對上帝的信仰。一方面探討他們的哲學論證，另一方面，也嘗試多了解一點這些哲人的心境和生命歷程，聽一聽他們如何為上帝做見證。」⁴⁶（卷五），則藉由人性及實際生活層面去看有神及無神的問題，他於該卷文末所附的〈我為什麼做基督徒？〉敘述了自身如何選擇投入上帝懷抱的心路歷程，以及信仰對生活影響的體驗，指出宗教信仰的緊要性以及宗教信仰給人抵抗邪惡的力量，使人謙虛而勇於認錯，讓人有安定感、具超越精神，也使個人與社會更有愛，對中國的社會將有更好的正向影響。人對無神的選擇，為他看來是一種悲哀，也將失去存在的意義，當

⁴³ 全註 40。

⁴⁴ （詩集一：24：41），〈人性〉。

⁴⁵ （詩集二：258：159-160），〈荷葉的自述〉。

⁴⁶ 參見：李震：《人與上帝》（卷四）—中西無神主義探討，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4 年 6 月，〈寫在前面〉。

人失去謙卑、追求無限的自由選擇沒有神的自由時，只有自我毀滅一途，它將「給孤獨的自殺者，留下黑暗，以及黑暗掩蓋著的深淵」。⁴⁷

三、作為愛的存有者

如前述「自我存有」Selbstsein；Being-one's-Self與「共同存有」乃是個人與社會共存的局面，而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認為這就是「溝通」Kommunikation；communication，是導向各種形式的真理之路。⁴⁸馬賽爾（Gabriel Marcel, 1889-1973）則認為是「分享」participation與「共融」communication，即人的存在透過肉體分享事物、甚至宇宙，以脫離自我為中心的監獄而得以分享存有的充實。⁴⁹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認為「人作為愛之在優先於人作為認識之在和意願之在。」⁵⁰李震教授認為「愛」是「當那相互凝視的一剎來臨時，在永恆的懷抱裏，心與心相聚，抖落了世界，遺忘了自己，只留下純真的給予」⁵¹，而「愛駐足之處，就是永遠」⁵²，在世存有者只要相信〈給予〉⁵³就是拾取，這就是作為愛的存有能擁有「一個生命的生命」「追求天上的愛」⁵⁴的〈幸福〉⁵⁵，而「每一個真實的生命，都應該以自己的存在為圓心，擴展愛的世界」。⁵⁶

⁴⁷（詩集一：129：219-224），〈無神者的哀鳴〉。

⁴⁸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63。

⁴⁹全註 47，頁 216-217。

⁵⁰Max Scheler, *Man's Place in Nature*. translated by Hans Meyerhoff.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61. p. 105；Max Scheler 著，劉小楓選編《舍勒選集》，上海：上海三聯，1999，編者導言，頁 6。

⁵¹（詩集三：381：39），〈愛心〉。

⁵²（詩集三：363：11），〈問〉。

⁵³（詩集一：118：201），〈拾取〉。

⁵⁴（詩集一：92：143-144），〈心底的祝福〉。

⁵⁵（詩集三：365：13），〈幸福〉。

⁵⁶（詩集二：175：25-26），〈愛的世界〉。

伍、「追尋永恆」的在世存有者

吾人可以由李震教授在《詩集》中頌揚上帝的詩作裡⁵⁷，了解到在世存有者只有在個人內心中找到上帝的臨在，亦唯有在每個人自覺到心中的「絕對祢」之後，才能獲得上天所賜的「平安」與「自由」，這就是在世存有者「追尋」的中間目的，而最終目的則是「平安」與「自由」的源頭—永恆。李震教授以他的內在與外在超越的理論⁵⁸，為我們指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在《詩集》中他以另一種方式來說明，什麼是永恆？如何追尋？以及人如何在有死的短暫生命過程中追尋永恆？

一、什麼是永恆？

我們可以藉士林哲學初期哲學家偽狄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 Ca.500）的學說來理解李震教授所描述「永恆」，偽狄奧尼修斯體驗到上帝與個人可以用理知來統一，在知與信之間可以有人性的生活，因為人在生活中，可以藉理知及信仰而超昇至神性，也唯有如此，人才可以稱之為整體的人。他在陳述上帝時以兩種方法，一是「表詮法」、就是肯定的方法（positive way），由最普遍的陳述，經由中詞，到特殊的稱謂，例如「善」觀念，藉由所有物皆是「善」的分受，而把受造之中發現的完美都歸於上帝的屬性，只是存在方式不同而已來理解。另一種則是「遮詮法」，這是一種否定的方法（negative way），以排除受造的不完美於上帝之外，來陳述上帝。⁵⁹李震教授在《詩集》中對「永恆」的感受是「痛苦消失、時間靜止、凝為一

⁵⁷ 總體言，該三冊《詩集》內容多與李震教授之思、覺、領會有關，而其心中所繫乃是萬物之源的「上帝」，因此不難在明喻及隱喻中閱讀出上帝的容貌，在 500 篇明確頌揚上帝的詩作約有 28 篇（詩集一：67 耶穌與聖母；74 晚禱；80 春雨；88 歌唱吧；98 歌頌；142 若伯的哀歌；160 靜與聽；161 上主的光輝；162 恩惠；164 感激；165 基督的遺囑；詩集二：169 人性的呼聲；232 人之初；235 去故都的路上；238 偷生；308 千里獨行；309 你；311 等待；319 尋；321 世紀末的對話；337 飛揚；詩集三：380 基督的形象；382 為什麼；427 聖誕節的聯想；432 與自己和好；433 與別人和好；434 與萬物和好；435 與上帝和好）。

⁵⁸ 參見：李震：《人與上帝》卷四，第一章，《由儒家的「道」看內在性與超越性問題》；第二章，《由老莊的「道」看內在性與超越性問題》；第三章《墨子的宗教哲學》，頁 1-27；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4。《人與上帝》卷五，第二章，《從內在和超越》二原理去了解中西無神主義的特質》，頁 63-127，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

⁵⁹ Copleston, Frederick 著，傅佩容等譯：《西洋哲學史》二，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頁 131-133。

點」⁶⁰，但是「永恆不是空洞的理想，在想不通的時候，滿足我們理性的好奇與需要，永恆是連結此岸與彼岸的橋樑，……永恆不是上帝的抽象圖形，在生命的彼岸，向我們微笑，在倒楣的時候，做我們的依靠……永恆是空無與存有之間的跳板，讓生命躍向上帝的大愛，……再回過頭來，……擁抱人間的痛苦，使烏七八糟的世界，變的更好」⁶¹。他指出，在世存有者理解「永恆」，要在時間中之行：

時間是什麼

一秒有多長

如果心中沒有愛

時間只是虛無

一秒也是空空

如果心中有愛

真愛永不止息

時間即是生命

一秒即是永恆⁶²

而在世存有者只有「在每一個人身上，尋找真正的人，去發掘人性，擁抱人性，維護人性的尊嚴，去肯定個人的人格，……這樣才有人與人真誠的相遇，這樣才會建立平等的人際關係，……在稍縱即逝的時間內，奔向永恆」⁶³，「人生沒有永恆，就像沒有舵手的孤舟，失落了方向，人生沒有永恆，時間將會失去意義，宇宙只是一片荒涼」。⁶⁴由之可知，李震教授所談的「永恆」必須在時間中，在人的生命中，展現出「在世存有」與「共同存有」的「關切」與愛，誠如海德格所主張的「日常生活揭示的『此有』組織，表示它們都是時間性的形態。……時間性不但揭露了『此

⁶⁰ (詩集三：378：26-27)，〈永恆〉。

⁶¹ (詩集三：392：61-62)，〈永恆的追思〉。

⁶² (詩集三：438：195)，〈時間與永恆〉。

⁶³ (詩集三：491：302-305)，〈活出永恆〉。

⁶⁴ (詩集二：190：50)，〈永恆〉。

有』的意義，而且是一切存有學的中心問題：存有與時間性不能分離」⁶⁵，這就是「永恆」。

二、如何追尋？

李震教授說「人，可憐的追尋者，偉大的追尋者，……真實的追尋者，……美善的追尋者，……追尋於不倦，追尋於不安，……自我的追尋者」⁶⁶，如此的追尋，就是為了「只要在一剎那間，只要一剎那，讓我體驗到你的存在，讓我的心田吸收到你無限愛情的雨露，……我的心靈將不會再迷失，自永恆的幸福」⁶⁷，這樣的「一剎那」人應如何掌握？李震教授要我們如此做，

清晨，駕著五月的海風，學自由的白鷗，……

雨後，駕著七色的彩虹，像豪放的巨鷹，……

深夜，駕著迷濛的月光，像不眠的夜鶯，……

春天，駕著無邊的綠色，……

夏天，駕著怒吼的雷雨，……

秋天，駕著一朵白雲，……

冬天，駕著滿天雪花，……⁶⁸

雖然這樣的追尋將會讓我們「在人生的大海中，飄流，在無邊的山林中，漂泊，在宇宙的洪流裏，流浪」但是在「無盡的漂泊，無止息的流浪」中「我並不孤獨，並不寂寞，當我極目四望，我發現，沒有一個存在，不在流浪，……整個的宇宙，都在流浪，在時間的洪流中，在空間的深淵裏，存在就是流浪，……流浪不是痛苦，

⁶⁵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SCM press Ltd., 1962, p.39, "In order for us to discern this, time needs to be explicated primordially at the horiz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 and in terms of temporality as the Being of Dasein, which understands Being." 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91。

⁶⁶ （詩集一：133：236-240），〈追尋〉。

⁶⁷ （詩集二：226：102-103），〈我的祈禱〉。

⁶⁸ （詩集一：132：233-235），〈永恆的火花〉。

不是悲傷，……流浪告訴我，有時間，就有永遠，有空間，就有無限，有人，就有神，神就是永遠，神就是無限，神就是流浪的盡頭，神就是漂泊的終點，……」⁶⁹。李震教授由他流浪飄泊的存在經驗及感受闡明追尋的意義，進而更用他由內心生活實踐的方式，來實現了人之為人的存在。

三、如何在有死的生命中追尋永恆？

人的存在那麼的「破舊不堪」，「一片又一片」⁷⁰的，如何能拼貼出一幅「永恆」的圖畫？海德格就曾說「『此有』是向著死亡的存有，死亡只是人生的一端，另一端是出生，出生與死亡中間才是「此有」的整個存有」⁷¹。對生與死的體會，李震教授在〈生死之間〉⁷²說道「……最緊要的是：當你不得不離開時，走的心安理得，懷著永不褪色的希望，投向永恆的懷抱」。生命雖有限，人卻可以「……在有限裏追尋無限，在剎那中追尋永恆，在死生之間，駛向宇宙的彼岸，只有在那裏，可以找到，希望的喜悅，不再失落的光明」⁷³。但是人如何在苦悶、徬徨、驚慌、迷惘的存在中找到一個方向，李震教授提供一個簡單的步驟：「安靜的跪下、虛心地祈禱、然後打開心靈的窗子……」⁷⁴，如此，人才能掌握追尋永恆的方向，因為這是一種〈奧秘〉，他說「生命的吸引力，不在生命本身，而在那生命背後深邃的，無底的奧秘」⁷⁵。所以「死亡」是躍向永恆的道路⁷⁶，「我們最後面對的死亡，不是完結，也不是毀滅，不是歸零與歸無，而是回歸天父，在永生的喜悅中相聚」⁷⁷。

人的一輩子究竟有多長？在世存有者最大的使命與誠命又是什麼？當耶穌基督往橄欖山去祈禱時，他呼求道「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但不

⁶⁹ （詩集一：130：225-229），〈流浪之歌〉。

⁷⁰ （詩集二：176：27），〈永恆的飢渴〉。

⁷¹ 項退結：《現代存在思想家》，台北：東大圖書，1986 修訂版，頁 115。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SCM press Ltd., 1962, p.426-427, "Thrownness and that Being towards death in which one either flees it or anticipates it, from a unity; and in this unity birth and death are 'connected' in a manner characteristic of Dasein. As care, Dasein is the 'between'."

⁷² （詩集三：497：319-320），〈生死之間〉。

⁷³ （詩集二：185：42-43），〈生命之船〉。

⁷⁴ （詩集一：122：208-210），〈方向〉以及（詩集二：205：69），〈靜默〉。

⁷⁵ （詩集三：493：308-309），〈奧秘〉。

⁷⁶ （詩集二：269：176），〈死〉。

⁷⁷ （詩集三：484：280-286），〈死亡的路上〉。

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罷！」⁷⁸耶穌所顯現的是完全交付出的自己，當我吟詠李震教授在〈自我畫像〉中陳述的詩句：「我終於獻出了脆弱的生命，獻出了自由，……我赤裸地站在上主面前，我已經一無所有，但並非一無所得，上主使我自虛無中再生，上主使我自死亡中復活，上主使我成為祂的工具，永遠永遠，然而我永遠不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⁷⁹時竟也體會出相類似的心境。無論我們對人的存在有多少無知或無奈，縱然人只能一直「追逐著生命的洪流，漂流一年又一年，泥土抓不住我，歲月拉不住我，只有上主的手，指給我遙遠的星天，……然而哭笑不再使我困惑，因為我漂流的方向已經不在人間」⁸⁰！是的，吾人能「抓住人間最大的真實」就是「有限的存在」，而「在存有與空無之間搖擺的生命，如果欠缺永遠的寄託，如果沒有上帝無限大愛的支撐，自我早已不是自我，生命也將永遠成空」，至於這個在世存有者的最大奧祕就是「愛的訊息，……給自我以安定，激勵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做鹽做光，在信望愛鋪成的路上，奔向永恆」⁸¹！

陸、後記

書寫至此，輕輕閣上李震教授的《詩集》，不禁讓我想到在《瑪竇福音》中，一位法學士為了試探耶穌時的發問：「師傅，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大？」耶穌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⁸²。的確，在世存有者如果不能體認自我存在處境，了解自己永遠不可能脫離有限，但是在我們的存在中又必須忘記有限、必須冒險，因此，吾人只能祈願自己有如「螢火蟲」般，閃動著細微的光亮，不必與星月爭輝，藉點點火光，帶給在世存有者，永不歇息的希望。⁸³

⁷⁸ 《路加福音》22：39-42。思高聖經學會譯釋版本，《聖經》，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95。

⁷⁹ 〈詩集一：108：169-174〉，〈自我畫像〉。

⁸⁰ 〈詩集一：107：168〉，〈生日感言〉。

⁸¹ 〈詩集三：403：77-79〉，〈七十有感〉。

⁸² 《瑪竇福音》22：37-40。思高聖經學會譯釋版本，《聖經》，（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95。

⁸³ 「螢火蟲」的意象，散見在多篇詩作中，較強烈感受者可見（詩集一：129：219-224），〈無神者的哀鳴〉；較明確指出意象的涵義者可見（詩集三：426：168-169），〈螢火蟲〉。

“Dasein” in the Poetry of *Seeking and hugging for Eternity*

Doris, Jui Chu,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Published in 2001, *The Poetry of Seeking and Hugging Eternity* consists of three volumes, collecting 500 poems by Professor Li Zhen. These poems are about the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 that were encountered with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Reading these poem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we would see how the author stresses the depiction about human nature and one individual's state of being in all kinds of situations, which is full of existentialistic implications and displays the author's personal life tone. Although not a work of philosophy, this collection preserves the author's fundamentally metaphysical spiri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s about how to solve man's problems and other related ones. All the problems about the source of man and human being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terial world, the nature and even the ultimate being become the themes of these poem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poems,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about “being.” Moreover, regarding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s expressed by the nature of Dasein with which the author is concern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are about the other and the concern with the world, originally part of Dasein, is indeed the greatest mission and commandment for Dasein.

Key Terms: Eternity, Dasein, Diaspora, Besorgen/Concern